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Colm Tóibín

THE EMPTY FAMILY

空荡荡的家

[爱尔兰] 科尔姆·托宾 著 柏桦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Colm Tóibín
THE EMPTY FAMILY

空荡荡的家

[爱尔兰] 科尔姆·托宾 著 柏 桦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(翻译基金)资助,特此鸣谢。
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
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(Translation Fund), Dublin, Ireland.
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
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2-6324 号

Colm Toibín

THE EMPTY FAMILY

Copyright © 2011 by Colm Toibí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and White Ltd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
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荡荡的家/(爱尔兰)托宾著;柏栎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9497-4

I ①空… II ①托… ②柏… III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3043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62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印 数 1—12000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97-4

定 价 26.00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的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。福

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的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那里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

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势必会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

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：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

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一减一
015	沉默
031	空荡荡的家
041	两个女人
068	采珠人
099	新西班牙
135	阴影的色彩
158	巴塞罗那，一九七五年
170	街头
233	译后记

一减一

月亮低悬在得克萨斯上空。月亮是我母亲。今夜她是满月，比最亮的霓虹灯更亮，辽阔的琥珀色上带着红色的褶皱。也许她是一轮丰收月，科曼奇人^①的月亮。我从未见过月亮挂得这么低，如此充溢着她深沉的华彩。今夜，我母亲已逝世六周年，爱尔兰距此地时差六小时，你已入眠。

我在走路。路上没有其他人在走。要穿过瓜达卢普不容易，车开得飞快。集体全食食品店^②欢迎所有客人，收银台的姑娘问我要不要加入本店的俱乐部。她说，只要我付七十美元，我的会员资格就永不过期，买东西有百分之七的折扣。

六年。六小时。七十美元。百分之七。我告诉她，我只在此地待几个月，她笑着说欢迎我。我也笑了一下。气氛融洽，随意，和善。

① 科曼奇人：美国印第安人一支，先前居住在大平原南部从堪萨斯西部到得克萨斯北部的地区，现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。科曼奇人在18世纪从怀俄明州南移时，成为游牧的野牛捕猎者。

② 美国的连锁超市，专售纯天然食品。

如果我现在给你打电话，你那里是凌晨两点半，会吵醒你。如果我打电话，我会回顾六年前发生的一切。因为今晚我就想着这些，仿佛时间未曾流逝，仿佛月光的力量施了某种厉害魔法，选定在今晚将我带回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。在打给你的越洋电话里，我会回顾我母亲葬礼前后的那些日子。我回顾这些细节，像是会把它们忘掉似的。我会提醒你，比如，你在葬礼上穿着正装，系着领带。我记得，我在祭坛上为她致辞时能看到你，你在对面的侧廊，右侧。我记得是你，还是别人，说你从都柏林搭出租车过来，因为你错过了火车还是汽车。我知道我在人群中找你，弥撒过后，灵车开到，将母亲的棺材送往墓地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跟在后面走，我没看到你。她下葬后，你来到宾馆，与我还有我妹妹西尼德一起用餐。她丈夫吉姆当时一定在旁边，还有我弟弟卡瑟尔。但我不记得吃完饭人群散场后，他们去做什么了。我知道快吃完时，我母亲有位把一切全都看在眼里的朋友，走过来看了看你，小声对我说我朋友来了，这可真好。她加重了“朋友”这个词的语调，口气温和暧昧。我没告诉她，她看到的已经结束，已成往事。我只说是啊，你来了真好。

你知道，当我不停地说笑闲聊，不把话直说时，你是唯一恼怒摇头的人。从来没人像你这样在意这事。只有你总是要我说真话。此刻我正朝我租的房走去，我知道，如果我打电话对你说，在今晚这陌生的街头，痛苦的过去带着猛烈的力量又回到我身边，你会说你并不惊讶。你只会奇怪为何六年后才来。

那时我住在纽约，这城市正要进入它纯真的最后一年。我在那

里租了套公寓，我走到哪儿，就在哪儿租公寓。公寓在第九十街与哥伦布大道交汇处。你从没见过它。这是个错误。我觉得这是个错误。我在那里没待很久，六七个月，但已是那些年以及之后的年月里我待得最久的地方了。这套公寓得装修一下，我有两三天沉浸在购物花钱如流水的喜悦中：两把安乐椅，后来我运回爱尔兰了；从布鲁明代尔百货店买来的皮沙发，最后给了我一个学生；从 1-800-Mattress^① 买的大床；从市中心某处买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；从旧货店买的廉价书桌。

九月初的星期五、星期六和星期天，那几日我忙着处理送货时间、信用卡，搭出租车嗖嗖地从一家店跑到另一家店，而我母亲病危，却无人能找到我。我没有移动电话，公寓的电话线路也没接通。需要打电话，我就去街角的公用电话。我把一个朋友的号码给了送货公司，便于他们送家具来时通知我。我每天给朋友打数次电话，有时她与我一起去购物，她很有趣，那些日子我挺开心。那些日子里没有爱尔兰的人能找到我告诉我母亲快死了。

最后，星期天深夜，我溜进一家金考快印店上网，发现西尼德从三天前开始接连给我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，标题是“紧急”，“你在吗”，“请回信”，“收到请回信”，接着就是“求你了！！！”我读了一封，回信说我找到电话机就立刻打过去，然后我一封接一封地读了剩下的邮件。我母亲在医院里。她可能要动手

① 电话订购床具的公司，1-800-Mattress(床垫)为速记电话号码，即 1-800-61887377。

术。西尼德要和我通话。她住在我母亲家中。其他就没什么了，与来信的频繁程度，以及她发邮件使用的不同标题相比，邮件的语气并不那么急迫。

我在爱尔兰的夜里叫醒了她。我想象着她站在楼梯底端的客厅里。我想听到西尼德说母亲想见我，但她没说这类话。她说的是医疗上的细节，还有她如何得知我们的母亲在医院，如何绝望地想找到我。我说我次日一早再打电话去，她说到那时她会得知更多情况。她说，我母亲现在并不痛苦，虽然之前痛苦过。我没告诉她我三天后就要上课，因为我不必说。那天夜里，她似乎就想与我说话，告诉我事情。别的没什么了。

但到了早上我打电话时，我发觉她之前一听到我电话中的声音，立刻就想到了我没法安排在星期天深夜去都柏林，要到次日傍晚才有航班，于是决定在次日早晨之前什么都不说，让我睡个好觉。我确实睡得不错，早上我打电话去，她简单地讲家里要做决定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。她说起家里的口气，仿佛那是一个类似市区议会、政府或是联合国之类的遥远的地方，但她知道我知道家里就我们三个人。我们是一家子，而在医院里，家庭被要求做出决定的事只有一件。我告诉她，我会回家，搭下一班飞机。我不会在新公寓里等几个家具商送货，也不会在学校里上开学的第一节课。我要找个航班去都柏林，尽快与她见面。我朋友打电话给爱尔兰航空公司，发现还有几个为类似紧急事件保留的座位。我当晚可飞走。

你知道我不信上帝。我不关心宇宙的奥秘，除非它们用文字，

用音乐，用一系列色彩在我面前呈现，这样我就会仅仅因为它们的美丽而暂时接纳它们。我连爱尔兰都不信。但你也知道，在离开的那些年里，当我看到一丝我想要和需要的熟稔时，爱尔兰就有好几回以伪装的面目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看到有人朝我走来，面带柔和微笑，或神情僵硬不安，或小心翼翼地穿过某个公共场地，或目光不善地，几乎是流露憎恶地盯着不远处。总之，那天傍晚我去肯尼迪国际机场，一下出租车就看到他们：一对推着手推车的中年夫妇，车上堆了太多的行李，男人的神色畏畏缩缩，仿佛随时会被人质问，不知该如何自我防护，女人一脸苦恼疲倦，衣服颜色过于花哨，鞋跟太高，嘴唇表明坚定而盲目的决心，目光却卑微而警惕，流露抗拒之态。

我能毫无困难地与他们交谈，告诉他们我为何回家，他俩都会停下来问我是哪里人，听我说话时会点头表示明白了。就连排队等待值机、回家休短假的年轻人，也只是朝他们踌躇的姿态看了一眼，站在他们身边什么都没说，这让大家的感觉自在。我能无忧无虑地呼吸一会儿，什么都不必想。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，似乎什么都不亏欠，或者欠得不多，如果有人说“请让一下”，或者有官员走来，我就会露出和蔼笑容或心平气和地保持距离。

我取了机票去值机柜台时，被告知要去另一个像是商务舱的柜台。我提着行李过去时心想，这或许是航空公司的政策，安慰那些类似因我这样缘由返家的人，给个升舱，在夜晚用安静的同情，额外的毯子或者其他什么来表达爱心。但我走到柜台时，就知道为何如此了，我想到了上帝和爱尔兰，因为柜台前那女子看到我的名字

被加上名单，就对其他人说，她认识我，既然我需要帮忙，那么她来帮我。

她名叫琼·凯芮，住在我阿姨家隔壁，我父亲生病时，我和卡瑟尔就被送到阿姨家住。当时我八岁。琼应该比我大十岁，但我清楚地记得她，也同样清楚地记得她妹妹和两个弟弟，其中一个与我年龄相仿。阿姨住的那幢房子的产权是他们的，就是收留我们的那位阿姨。他们比她地位尊贵，也比她富有得多，不过她与他们交情不错。由于这两幢房子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和几间外屋，互相之间来往很多。

卡瑟尔当时四岁，但在他自己印象中那时更大一些。他已经开始识字，聪明，过目不忘，在我们家被当作大小孩而不是小娃娃来看待，他能自行决定每天穿什么衣服，看什么电视节目，坐在哪间屋子里，吃什么东西。他朋友来家里，他能自己做主让他们进来，或者和他们出去。

后来些年里，卡瑟尔和我从未提起过我们在那个新家与新的一家人相处的时光。我的记忆力大抵不错，但并不总是一清二楚。比如我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到那座房子的，谁开车送我们过去，那个人又说了什么。我知道当时我八岁，因为记得我在离开时上的是学校里的哪个班，老师又是哪位。也许那段时间只有两三个月，也许更长。当时不是夏天，我很肯定，因为西尼德回寄宿学校去了，对这一切毫无印象，或者她自己是这么说的，多年前我问过她一次。我不记得我们在寄养的那家是否经历过寒冷天气，但觉得傍晚天黑得很早。大概是从九月到十二月吧，或是圣诞节后的几个月，我不

确定。

我记得清楚的是那些房间，几乎从不使用的客厅和餐厅，厨房比我们自家的要大，还有烤面包的香气和滋味。我讨厌刚煎好的热烘烘的厚肉片，浸透猪油，滴滴答答的。我记得我的表亲们年纪比我们小，白天得睡觉，或者至少有一个要白天睡，我们虽然没事干，也得几个小时安安静静的。我们没有自己的玩具，也没书可看。我记得没人听我们说话，看见我们也不笑，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个，就连卡瑟尔也是如此，而在那之前和之后，碰到他的人都非常喜爱他，欢迎他。

我们睡在阿姨的房子里，尽力地吃她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就一定做过些什么，玩过游戏，虽然我们从未上过学。在那座房子里没人伤害我们，晚上没人接近我们，也不会打我们、威胁我们、让我们害怕。我们被母亲留在阿姨家的那段时间平淡无奇，一片灰暗、陌生。阿姨用她自己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我们。她丈夫经常外出，要不就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他在家的时候态度和蔼，脾气挺好。

我知道的是那段时间母亲一次都没联系过我们，一次都没有。没有来信、电话，也没来探视。父亲在医院里。我们不知道要被扔在那里多久。后来那些年里，母亲从未解释过她为何没来消息，我们也从未问过她在那几个月里是否曾想过我们的情况、我们的感受。

这应该不算什么，因为毫无含义，恰如一减一等于零。我走在这个城市无人的街道上，在一片空寂中远离家乡，这些本不值得对你提起。这便像是卡瑟尔和我在一个阴影世界度过那段时光，我们